

云南人民出版社

女人

Yige Yongheng De Huati

一个永恒的话题

名人眼中的女人

云南人民出版社

女人

Yige Yongheng De Huati

一个永恒的话题

名人眼中的女人

责任编辑 刘靖莉
封面设计 李国军
责任校对 池菲
版式设计 李媛

名人眼中的女人

关寓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字数:498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22-02573-1/I·888

定价:22.00元

编者的话

这本《名人眼中的女人》，收入我国 53 位著名作家、诗人专门谈论女性的文章共 100 篇。所选的作家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很有成就和很有影响的作家，而他们这些笔触锐利的文章，思想也极为深刻。他们以巨大的爱心关注着“男人的另一半”——我国妇女的现状及生活环境，妇女所受到的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妇女的辛酸与忧伤……

我国历来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国度，我们的老祖宗从来就把女人放在从属的位置之上，妇女要真正做到与男人平等，确实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俗语说：“做人难，做女人更难。”这句话道出了生活中无可辩驳与无可否认的事实。

名人们在文章中，把现代女性与社会、爱情、婚姻、家庭、事业联系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多层次地对女性进行分析，并给予指导性的意见，帮助女性从各种困境中走出来，充分认识自己的感情和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艰辛，为她们们的生活与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帮助她们设计出美好的人生。

本书的内容全面生动，每位作家的文章各具特色，意味隽永，读后将会使你受到很大的启迪，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专著。

目 录

上海的少女 (鲁迅)	(1)
寡妇主义 (鲁迅)	(3)
书籍和财色 (鲁迅)	(9)
小小一个问题	
——妇女解放的问题 (瞿秋白)	(11)
关于女人 (瞿秋白)	(14)
芭蕉花 (郭沫若)	(16)
《娜拉》的答案 (郭沫若)	(20)
闻笑有感 (茅盾)	(26)
买卖婚姻 (巴金)	(29)
老化 (巴金)	(32)
一代伟大的女性	
——记邓颖超大姐 (冰心)	(37)
“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 (冰心)	(40)
我的同学 (冰心)	(47)
我对女人的看法 (冰心)	(52)
论婚姻与家庭 (冰心)	(54)
妇女解放问题 (闻一多)	(56)
饮食男女在福州 (郁达夫)	(61)
谈结婚 (郁达夫)	(69)
女人 (朱自清)	(71)

我的母亲 (邹韬奋)	(77)
告母性 (丰子恺)	(83)
女性与音乐 (丰子恺)	(88)
劝人读经 (沈从文)	(96)
美与爱 (沈从文)	(98)
三八节有感 (丁玲)	(102)
美女非快乐 (林语堂)	(107)
美中最美处 (林语堂)	(109)
女人的眼泪 (林语堂)	(111)
人要衣装 (林语堂)	(115)
女人之谜 (林语堂)	(117)
理想的女性 (林语堂)	(120)
妓女与姬妾 (林语堂)	(125)
贤妻良母 (林语堂)	(132)
敬告中国的女子 (胡适)	(137)
曹大家《女诫》驳议 (胡适)	(144)
贞操问题 (胡适)	(162)
论女子为强暴所污 (胡适)	(173)
慈幼的问题 (胡适)	(175)
女人 (梁实秋)	(180)
关于女子 (徐志摩)	(184)
读《妇女解放新论》书后 (俞平伯)	(201)
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梁遇春)	(206)
并非妇女的特性 (冯雪峰)	(211)
论女人的“虚荣心” (冯雪峰)	(216)
女子的名字 (张恨水)	(220)
妻的人选 (张恨水)	(221)
女色与国事何关 (张恨水)	(222)

关于《神女》(臧克家)	(224)
关于《当炉女》(臧克家)	(227)
谈交友(钱钟书)	(230)
谈教训(钱钟书)	(239)
艺术与克服困难	
——读《红楼梦》偶记(杨绛)	(244)
妇女在战争中(萧乾)	(253)
女人(穆时英)	(258)
思索三毛的悲剧(秦牧)	(261)
“五四”尚未成功, 妇女仍需努力(舒芜)	(265)
论怕老婆(聂绀弩)	(268)
妇女、家庭、政治(聂绀弩)	(277)
关于通奸(周作人)	(282)
爱情的表现(曹聚仁)	(285)
妇女问题(曹聚仁)	(289)
女权论者钱歌川(296)	
妓女身上的小电灯(周瘦鹃)	(302)
在那里女人已不再是女人(林徽音)	(304)
女性在游泳池(林徽音)	(308)
夫妇之间(廖沫沙)	(315)
谈女人(张爱玲)	(328)
爱(张爱玲)	(339)
苏青、张爱玲对谈记	
——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苏青、张爱玲)	
.....	(346)
谈女人(苏青)	(360)
恋爱经(苏青)	(366)
论红颜薄命(苏青)	(369)

致全国姊妹的第二封信（石评梅）	(375)
女子装饰的心理（萧红）	(378)
男人和女人（庐隐）	(381)
今后妇女的出路（庐隐）	(383)
妇女生活的改善（庐隐）	(386)
恋爱不是游戏（庐隐）	(389)
我看婚前难题（罗兰）	(391)
时髦的问题（罗兰）	(394)
从节育谈起（罗兰）	(399)
应酬是一种困扰吗（罗兰）	(403)
为什么要结婚（罗兰）	(407)
离婚——感情的处决（罗兰）	(411)
重起炉灶（罗兰）	(416)
顾此失彼的现代女性（罗兰）	(420)
敲三下，我爱你（琼瑶）	(425)
爱的絮语（席慕蓉）	(429)
约会（三毛）	(433)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张晓风）	(439)
女人与女人味（涂静怡）	(444)
过时（亦舒）	(448)
自由（亦舒）	(450)
恋爱的感觉（严沁）	(451)
机会（严沁）	(453)
妇女理财（梁凤仪）	(455)
为我而生（林燕妮）	(459)
爱情本应是轻松的（戴厚英）	(461)
有女莫嫁天才郎（戴厚英）	(464)
很少想到自己是女人（戴厚英）	(466)

导 题

上海的少女

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这在商店里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通的白眼来。

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这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们在日报上，确也常常看见诱拐女孩，甚而至于凌辱少女的新闻。

不但是《西游记》里的魔王，吃人的时候必须童男和重女而已，在人类中的富户豪家，也一向以童女为侍奉，纵欲，鸣高，寻仙，采补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饜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猪芽茶一样。现在这现象并且已经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了，但这乃是人们的生活不能顺遂的结果，应该以饥民的掘食草根树皮为比例，和富户豪家的纵恣的变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国是连少女也进了险境了。

这险境，更使她们早熟起来，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俄国的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种类型的少女，说是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然而我们中国的作家是另有一种称赞的写法的：所谓“娇小玲珑”者就是。

(原刊 1933 年 9 月 15 日《申报月刊》第 2 卷第 9 号)

导 论

寡妇主义

范源廉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会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这一宗急赚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主义，尊王攘夷主义之类，在女子教育，则那时候最时行，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

我倒并不一定以为这主义错，愚母恶妻是谁也不希望的。然而现在有几个急进的人们，却以为女子也不专是家庭中物，因而很攻击中国至今还抄了日本旧刊文来教育自己的女子的谬误。人们真容易被听惯的讹传所迷。例如近来有人说：谁是卖国的，谁是只为子孙计的。于是许多人也都这样说。其实如蔡真能卖国，还该得点更大的利，如果真为子孙计，也还算较有良心；现在的所谓谁者，大抵不过是送国，也何尝想到子孙。这贤母良妻主义也不在例外，急进者虽然引以为病，而事实上

又何尝有这么一回事；所有的，不过是“寡妇主义”罢了。

这“寡妇”二字，应该用纯粹的中国思想来解释，不能比附欧，美，印度或亚刺泊的；倘要翻成洋文，也决不宜意译或神译，只能译音：Kuofuism。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样，我生以后，儒教却已经颇“杂”了：“奉母命权道场”者有之，“神道设教”者有之，佩服《文昌帝君功过格》者又有之，我还记得那《功过格》，是给“谈人闺闼”者以很大的罚。我未出户庭，中国也未有女学校以前不知道怎样，K 自从我涉足社会，中国也有了女校，却常听到读书人谈论女学生的事，并且照例是坏事。有时实在太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则说的听的都大不悦，仇恨简直是“若杀其父兄”。这种言动，自然也许是合于“儒行”的罢，因为圣道广博，无所不包；或者不过是小节，不要紧的。

我曾经也略略猜想这些谣诼的由来：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人，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用的新闻防事和记者，被学生赶走的校长和教员，谋做校长的教育家，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犬……，但近来却又发见了一种另外的，是：“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

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

中国的女性出而在社会上服务，是最近才有的，但家族制度未曾改革，家务依然纷繁，一经结婚，即难于兼做别的事。于是社会上的事业，在中国，则大抵还只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说似的独身者的掌中。这在先前，是道学先生所占据的，继而以顽固无识等恶名失败，她们即以曾

受新教育，曾往国外留学，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会上也因为她们并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又无儿女系累，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便漫然加以信托。但从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灾，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了。

即使是贤母良妻，即使是东方式，对于夫和子女，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譬如同是手脚，坐着不动的人将自己的和铁匠桃夫的一比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世上也并非没有，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 Sophie Kowalewsky，现在的思想家 Ellen Key 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然而当学士会院以奖金表彰 Kowalewsky 的学术上的名誉时，她给朋友的信里却有这样的话：“我收到各方面的贺信。运命的奇异的讥刺呀，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不幸。”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羨，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

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然而学生是青年，只要不是童养媳或继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觉得万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与此辈正相反。此辈倘能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本来就可以了解的。然而天下她多的是愚妇人，那里能想到这些事；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被学生反对，专一运用这种策略的时候不待言，虽在平时，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国本是流言的出产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这些流言作谈资，扩势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为至宝，何况是真出于学校当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价值地传布起来了。

我以为在古老的国度里，老于世故者和许多青年，在思想言行上，似乎有很远的距离，倘观以一律的眼光，结果即往往谬。譬如中国有许多坏事，各有专名，在书籍上又偏多关于它的别名和隐语。当我编辑周刊时，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这些别名和隐语的；在我，是向来避而不用。但细一查考，作实茫无所知，因此也坦然写出；其咎却在中国的坏事的别名隐喷太多，而我亦大有所知道，疑虑及避忌。看这些青年，仿佛中国的将来还有光明；但再看所谓学士大夫，却又不免令人气塞。他们的文章或者古雅，但内心真是干净者有多少。即以今年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论，章士钊呈文中的“荒学逾闲恣为无忌”，“两性衔接之机械缔构”，“不受检制竟体忘形”，“谨愿者尽丧所守”等……可谓臻蝶黠之极致了。但其实，被侮辱的青

年学生们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也大概不及我读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

言归正传罢。因为人们因境遇而思想性格能有这样不同，她以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拜领一张纸，以证明自己在这里被多年陶冶之余，已经失了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会上传布此道去了。

虽然是中国，自然也有一些解放之机，虽然是中国妇女，自然也有一些自立的倾向；所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重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我并非说凡在教育界的独身女子，一定都得去配一个男人，无非愿意她们能放开思路，再去较为远大地加以思索；一面，则希望留心教育者，想到这事乃是一个女子教育上的大问题，而有所挽救，因为我知道凡有教育学家，是决不肯说教育是没有效验的。大约中国此后这种独身还要逐渐增加，倘使没有善法补救，则寡妇主义教育的声势，也就要逐渐浩大，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全国受过教育的女子，无论已嫁未嫁，有夫无夫，个个心如古井，脸若严霜，自然倒也怪好看的罢，但究竟也太不像真要人模样的生活下去了；为他贴身的使女，亲生的女儿

着想，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我是不研究教育的，但这种危害，今年却因为或一机会，深切地感到了，所以就趁《妇女周刊》征文的机会，将我的所感说出。

鲁 迅

书籍和财色

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了赌博性了，用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对手的书店，所给希望却更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是学生的缘故。

书籍用实价，废去“码洋”的陋习，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书局的，后来上海也多仿行，盖那时改革潮流正盛，以为买卖两方面，都是志在改进的人（书店之以介绍文化者自居，至今还时见于广告上），正不必先定虚价，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骗的把戏。然而将麻雀牌送给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对于这样简捷了当，没有意外之利的办法，是终于耐不下去的。于是老病出现了，先是小试其技：送画片。继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对折，但自然又不是旧法，因为总有一个定期和原因，或者因为学校开学，或者因为本店开张1年半的纪念之类。花色一点的还有赠丝袜，请吃冰淇淋，附送一只锦盒，内藏10件宝贝，价值不资。更加见得切实，然而确是惊人的，是定1年报或买几本书，便有得到“劝学奖金”100元或“留